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伦洋书坊 · 经典 09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谢志国 等译

北京出版社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谢志国 等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 大仲马 (Duman, A.) 著; 谢志国等译. - 2 版.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伦洋书坊)
ISBN 7 - 200 - 03258 - 1

I. 基… II. ①大…②谢…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628 号

基督山伯爵

JIDUSHAN BOJUE

(法) 大仲马 著

谢志国 等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8 开本 39 印张 1 110 000 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 - 200 - 03258 - 1

I · 476 定价: 35.80 元

希望与智慧的颂歌 ——简论《基督山伯爵》

莫雅平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小说家大仲马（1802—1870）的名著。一部洋洋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居然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而不觉冗长，真不容易。一部表现复仇这一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旧主题的通俗小说，居然能历时一百多年长销不衰，更不容易。而这两个“不容易”《基督山伯爵》都做到了，我们不能不叹服大仲马高超的小说艺术，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

《基督山伯爵》写的是水手邓蒂斯即基督山伯爵对迫害他的三个仇人——维尔福、邓格拉司和弗南，这三人后来分别是司法、金融、政界的头面人物——复仇的故事。由于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险象环生，出乎想像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此它扣人心弦，让读者难以释卷，实在不足为怪。另外，三个各异其趣的复仇故事，写的都是对作恶多端的大人物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当然能让经常受气却又经常无奈的普通百姓颇觉舒畅解气。这部小说除了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极好的猎奇机会，更能让他们在白日梦的逍遥中获得某种复仇的快感。这样的小说怎能不叫人喜欢呢？

社会学色彩浓厚的评论家会说，这部小说通过写邓蒂斯悲惨经历揭露了法国当时的司法界的黑暗，是一部进步小说。这当然没错。更看重小说艺术本身的评论家会发现，小说的情节安排得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同时又繁而不乱、环环相扣，充分显示了大仲马作为杰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想像天才和结构能力。从文章学角度看，这是一部营造得天衣无缝的巨匠之作。不过，更有眼力的评论家会指出这部小说有重大缺陷，是一部通俗小说，不能和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基督山伯爵》虽然洋洋逾百万字，其实写的只是一个人千方百计复仇的故事，其中没有对整个人类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剖析，更没有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文理想（基督山伯爵的报恩行动颇具豪侠之气，但还谈不上崇高）。而最要命的是，小说的主体以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为依托，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这反映对金钱的魔力的向往，小说在这一点上落入了俗套。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来看，主人公得依靠其实并不可靠的外在力量（一大笔钱）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他的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了。试问，假如没有那笔从天而降的钱，主人公怎么办？作家本人又怎么办？

评论家们还可以举出更多赞扬或贬低这部小说的理由。不过，这对一般读者并不重要。他们就是喜欢这部书，就是忘不了邓蒂斯越狱的情景。越狱故事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体，可是笔者固执地认为它是全书最能予人以生活启示的部分，因为它向我们昭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活着不能没有希望，生活的斗争不能没有智慧。

邓蒂斯遭迫害而被打入死牢，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了，因此他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有幸的是，他毕竟没有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因为他太爱阳光下的温暖了，太爱铁窗外蓝天下的自由了。要是没有这种希望，难以想像他能忍受由新郎变为死囚的突变的痛苦，难以想像他能战胜黑牢里十四年的孤独。正是对生的希望使他挺住了，变得坚强了，正是这种希望给了他挖地道的力量和锲而不舍的耐性。而地道又使他得以和法利亚长老相

识，为他日后的出逃和复仇提供了可能性。为了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邓蒂斯把挖出来的泥块弄成碎末，然后把它们撒出窗外让海风吹进海里。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也是主人公智慧的表现。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法利亚长老中风而死后，邓蒂斯计上心来，钻进了包裹长老尸体的麻袋，结果被狱卒扔进海里，从而得以死里逃生。这一“掉包计”是作家的神来之笔，是大家手笔。掉包计的成功，是主人公非凡智慧的伟大胜利，绝非刀枪之类可及。总之，是希望和智慧使邓蒂斯得以重生，得以成为基督山伯爵，得以完成复仇计划（顺便提一句，他后来精心安排的复仇行动也体现了他高度的智慧）。

在现实生活中，身陷邓蒂斯似的死境的人当然是不多的。但生活中令人绝望的事是时有发生，需要希望和智慧支撑人生的情况是很多的。很遗憾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那么差，有些傻瓜甚至会为一次失恋或落榜而自杀。其实这些人的痛苦与邓蒂斯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这些人要是能读一读邓蒂斯越狱的故事，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愚昧可笑，或许会变得更坚强一些、更聪明一些，那么世界也许会因此而少几桩可笑的惨剧。果真如此，大仲马一生哪怕只写了这一个撼人心魄的越狱故事，都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活着不能放弃希望，生活的斗争同样需要智慧。对此，大仲马笔下的邓蒂斯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动有力、永不过时的文学阐释。

一九九五年九月于桂林

附记：本书第一章至第二十三章为谢志国所译，第二十四章至第四十章为钟锋所译，第四十一章至第五十四章为关洪涛所译，第五十五章至第八十四章为徐希法所译，第八十五章至结尾为王玉良所译。

目录

希望与智慧的颂歌——简论《基督山伯爵》 莫雅平 /1

- 第一章 抵达马赛 /001
- 第二章 父亲与儿子 /006
- 第三章 卡塔兰村 /011
- 第四章 密谋陷害 /017
- 第五章 婚筵 /022
-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030
- 第七章 审讯 /036
- 第八章 伊夫堡 /042
- 第九章 订婚之夜 /047
- 第十章 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050
- 第十一章 科西嘉人 /056
- 第十二章 父亲与儿子 /061
- 第十三章 百日复辟 /065
- 第十四章 在地牢里 /069
- 第十五章 34 号和 27 号 /075
-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083
- 第十七章 在长老的囚室里 /090
- 第十八章 财宝 /103
- 第十九章 长老之死 /111
-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地 /117
- 第二十一章 蒂波伦岛 /120
- 第二十二章 走私者 /126
-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130
- 第二十四章 搜索 /135

基督伯爵

- 第二十五章 重返马赛 /139
-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142
- 第二十七章 故事 /150
-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158
-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162
- 第三十章 9月5日 /168
-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176
- 第三十二章 梦醒 /189
-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192
- 第三十四章 范巴 /202
- 第三十五章 斗兽场 /207
- 第三十六章 锤刑 /220
- 第三十七章 罗马狂欢节 /226
- 第三十八章 圣·塞巴斯蒂昂陵墓 /235
- 第三十九章 约会 /243
- 第四十章 来客 /247
- 第四十一章 早餐 /251
- 第四十二章 引荐 /263
- 第四十三章 伯都西奥管家 /269
- 第四十四章 阿都尔私邸 /272
- 第四十五章 为兄报仇 /276
- 第四十六章 腥风血雨 /287
- 第四十七章 无限透支 /294
- 第四十八章 灰斑马风波 /300
- 第四十九章 世界观 /307
- 第五十章 海蒂公主 /313
- 第五十一章 摩莱尔一家 /316
- 第五十二章 有情人 /321
- 第五十三章 毒药的学问 /327
- 第五十四章 歌剧《恶魔罗贝尔》 /336
- 第五十五章 话说公债 /345
- 第五十六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352
- 第五十七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359
- 第五十八章 大门口 /366
- 第五十九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371

第六十章	遗愿	/376
第六十一章	电报机	/382
第六十二章	收买	/386
第六十三章	幻影	/393
第六十四章	夜宴	/398
第六十五章	乞丐	/403
第六十六章	夫妻反目	/408
第六十七章	婚姻计划	/414
第六十八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419
第六十九章	夏日舞会	/424
第七十章	追查	/429
第七十一章	舞会	/434
第七十二章	咸面包	/438
第七十三章	圣·米兰夫人	/441
第七十四章	婚誓	/447
第七十五章	维尔福的家茔	/461
第七十六章	陈述书	/465
第七十七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472
第七十八章	海蒂	/477
第七十九章	亚尼纳	/489
第八十章	柠檬汁	/500
第八十一章	控诉	/507
第八十二章	退休面包师的家	/510
第八十三章	夜盗	/521
第八十四章	上帝之手	/528
第八十五章	波香	/531
第八十六章	旅行	/535
第八十七章	审问	/541
第八十八章	挑战	/547
第八十九章	侮辱	/550
第九十章	黑夜	/555
第九十一章	决斗	/560
第九十二章	母与子	/566
第九十三章	自尽	/569
第九十四章	凡兰蒂	/574

基督伯爵

第九十五章	吐露爱情	/577
第九十六章	父与女	/584
第九十七章	婚约	/588
第九十八章	出走比利时	/594
第九十九章	钟瓶旅馆	/597
第一〇〇章	法不容情	/602
第一〇一章	幽灵	/607
第一〇二章	心如蛇蝎	/611
第一〇三章	凡兰蒂	/613
第一〇四章	玛西米兰	/616
第一〇五章	银行家的签字	/620
第一〇六章	坟场	/626
第一〇七章	分钱	/632
第一〇八章	狮窟	/640
第一〇九章	法官	/644
第一一〇章	开庭	/649
第一一一章	起诉书	/652
第一一二章	赎罪	/656
第一一三章	离开	/660
第一一四章	往事	/667
第一一五章	庇庇诺	/673
第一一六章	菜单	/679
第一一七章	饶恕	/682
第一一八章	十月五日	/686

第一章 抵达马赛

1815年2月24日，圣母瞭望塔^①向三桅船法老号发出了信号——该船从士麦那^②出发，途经的里雅斯特^③和那不勒斯^④，抵达马赛。

如通常那样，引航员立即出海，绕过伊夫堡，在摩琴岬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法老号。依照习惯，圣让堡的平台上立刻挤满了瞧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船进港一向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像法老号这样的船，船是在古老的佛喜船坞建造和装备就绪的，又是在佛喜船坞满载货物出航的，再加上船主又是该城的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

船渐渐驶近。它安全地通过了海峡——好几次火山爆发在卡拉沙林岛和雅罗斯岛之间造成了这个海峡。它绕过波梅盖，驶近了港口：船上扯起上桅帆、艏三角帆和前桅帆，但是船行驶得如此慢吞吞，如此死气沉沉，以致那些瞧热闹的人心里本能地萌生了不祥之兆，互相打探船上出了什么不幸事故。然而，那些很有航海经验的人一眼就看出，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事故的话，那决不是船本身出了什么变故，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船被操纵得十分灵活自如，已做好下锚的准备，船首斜桁的左右支索已放松。引航员正驾驶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的狭窄入口，引航员身旁有一个年轻人，他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船的每个动作，并复述引航员的每道命令。

看热闹的人一个个显出茫然忧虑的神色，这使得人群中的一个人再也等不及船入港，他纵身跳进一只小划艇向法老号迎上去，法老号绕过里瑟夫小海湾时，他来到法老号船边。

船上的那个年轻人一看见他到来，即刻从引航员身边的位置离开，手里拿着帽子，走到船的舷墙边。

年轻人长相英俊，身材修长，他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头发黑得有如渡鸦乌亮的翅膀；他的外表显出一副镇定自若和坚毅不拔的气质，只有从小与危难抗争的人才具有这样的特殊气质。

“嚯！是你呀，邓蒂斯？”小划艇上的那个人叫道，“怎么啦？干吗你们船上的气氛这么悲哀呀？”

“真是天大的不幸呀，摩莱尔先生，”年轻人回答说，“特别是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不幸！在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痛失了我们勇敢的船长勒克莱尔。”

“货物呢？”船主急切地问道。

“所有货物毫无损失，摩莱尔先生，我想你对那一点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可怜的船长勒克莱尔——”

“他怎么啦？”船主问道，流露出万般无奈的神色，“可敬的船长究竟怎么啦？”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① 圣母瞭望塔为马赛的瞭望塔。

② 士麦那即土耳其的港市伊兹密尔。

③ 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港市，濒临亚得里亚海。

④ 那不勒斯为意大利港市，濒临地中海那不勒斯湾。

“不是，先生，他死于脑炎，死得太痛苦了。”然后他转身对船员命令道：

“好啦，注意！全体做好下锚准备！”

全体人员应声而动。船上总共有八至十个水手，全都同时霍地起身，有的奔向主帆脚索，有的奔向操帆索，有的跑向升降索，有的则跑向艏三角帆索，还有的跑去处理上桅帆的卷帆索。

年轻水手扫视了一眼，见他的命令立即被大家准确执行了，于是又回转身来面对着船主。

“这场不幸是怎么发生的呢？”船主等了一会儿，再次提起这个问题。

“哎呀，先生，根本料想不到的情况！在那不勒斯港，勒克莱尔船长跟港务长作了一次长谈，离港后他心里非常烦躁不安。二十四小时后，他得了热病，三天后就死了。我们举行了通常的葬礼，他给缝裹在他睡的帆布吊床里，头脚两端坠有两颗三十六斤重的铅弹，他安息在靠近埃尔吉里奥岛的海底。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勋章带回来交给他的遗孀。”年轻人苦笑着，接着补充了一句，“他跟英国人打了十年的仗，最后能像平常人那样死去，这也是善终。”

“喂，听我说，爱德蒙，”船主回答说，眼神显得越发放心了，“我们全都是些凡人，老年人应该给年轻人让路嘛。不然的话，嘿，哪里还有升迁的机会呢。而你向我保证过，那些货物——”

“货物全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摩莱尔先生，相信我的保证吧。我看，这次航行你起码获利二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他们正驶过郎德塔，年轻人高声喊道：“好啦，准备落下上桅帆，前桅帆，还有艏三角帆！”

就像在军舰上那样，这道命令立刻得到了执行。

“落帆——卷帆！”

最后那个字说出口的刹那间，所有的船帆全都刷刷落下来，几乎觉察不到三桅帆船在向前滑行。

“现在，摩莱尔先生，请上船吧，”邓蒂斯说，他注意到了船主焦急的神色，“你的押运员邓格拉司先生已走出了船舱，他会把一切详细情况向你报告的。我嘛，得处理下锚的事和给船披挂举哀标志。”

船主等不及受到第二次邀请，马上伸手抓住邓蒂斯抛给他的绳索，以令人称道的水手动作爬上船舷。年轻人去执行他的任务，让那个他称之为邓格拉司的人来继续那场谈话——邓格拉司现在正朝船主走过来。他大约二十六岁，一副不讨人喜欢的小人面孔——对上溜须拍马，对下傲慢无礼。他在船上的职务是押运员——水手们对押运员总是十分讨厌的，除了职务关系上的原因外，船员们对他的为人无比厌恶，却对爱德蒙·邓蒂斯无比喜爱。

“噢，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你已经听说我们遭到的不幸了吧？”

“听说了——听说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是一个既英勇又诚实的人！”

“而且是第一流的海员，在海与天之间磨练得非常老练，是担当摩莱尔父子公司这类重要公司利益的重任的最佳人选。”邓格拉司回答道。

“不过，”船主答话说，目光却瞧着邓蒂斯——他正密切注视船的下锚情况，“我认为，邓格拉司，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一个海员只有上了一大把年纪才懂得他的职责；因为我们的朋友爱德蒙，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示，看来他非常在行。”

“是的。”邓格拉司说，瞟了一眼爱德蒙，眼神里流露出酸溜溜的妒忌，“是的，他人很年轻，年轻人嘛总是非常自信的。船长还没咽气，他也不跟任何人商量一下，就独

自发号施令起来，而且使我们在厄尔巴岛^①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而不是直接驶回马赛。”

“至于接管这艘船的指挥权嘛，”摩莱尔回答说，“那是他作为大副的责任。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除非这艘船需要作某些修理，否则他就错了。”

“这艘船像你和我一样安然无恙，摩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纯粹是由于一时心血来潮给白白浪费掉了——仅仅是为了上岸玩乐，别无其他。”

“邓蒂斯，”船主转身朝那个年轻人喊道，“到这儿来一下！”

“马上就来，先生，”邓蒂斯回答说，“我马上就来你那儿。”接着，他对船员喊道：“下锚！”

船锚被立刻抛下海里，锚链擦过舷眼发出喀嚓喀嚓的碰撞声。尽管有引航员在场，邓蒂斯仍继续留在岗位上，直到船的这项动作完成，然后他补充下了一道命令：“下半旗，把船旗换成狭长旗^②，把帆桁放斜^③！”

“你看，”邓格拉司说，“不妨说实在话，他已经自命为船长啦。”

“事实上，他就是。”船主说。

“那也得你和你的合伙人共同签字批准才行呀，摩莱尔先生。”

“为什么他不应该获得这个呢？”船主问道，“他很年轻，这是事实，我看呀，他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海员，富有经验。”

一片阴云飘过邓格拉司的眉头。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下锚停泊好了，我听从你的吩咐。我想，刚才是你在叫我吧？”

邓格拉司往后退了一两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们在厄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先生。那是为了执行勒克莱尔的最后一道命令，他临终时交给我一包东西，要我把这包东西交给贝特朗元帅^④。”

“这么说，你见到他啰，爱德蒙？”

“见到谁？”

“那个元帅呀。”

“见到了。”

摩莱尔扫视了一眼四周，然后把邓蒂斯拉到一边，猛然问道：“皇上的身体好吗？”

“就我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身体很好。”

“那么说，你见到皇上啦？”

“他走进元帅的房间时，刚好我在那儿。”

“你跟他说过话吗？”

“嚯，是他先跟我说话呢，先生。”邓蒂斯说，笑了笑。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话？”

“问了我一些有关船的问题：船离开马赛的时间啦，船走的航线啦，船上装的是什么货啦，等等。我猜想，要是船上没有装货，我又是船主的话，他会买下它的。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是个大副，船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所有。‘啊！啊！’他说，‘我认识他们！’”

① 厄尔巴岛是拿破仑第一次被放逐的小岛，在地中海。

② 狭长旗为遇险信号旗。

③ 帆桁放斜表示哀悼。

④ 贝特朗伯爵（1773—1844），法军元帅，于1814年4月6日跟拿破仑去厄尔巴岛。他于1840年将拿破仑的遗体送回法国安葬。

摩莱尔家族的人世代相传做船主。我在瓦朗斯驻防时，就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跟我在同一个团队。”

“确确实实！那是真的！”船主叫道，满脸高兴的神色，“那是波立卡·摩莱尔——我的叔叔，他后来做了上尉。邓蒂斯，你一定要转告我的叔叔，说皇上还记得他，你会看见这个消息会使得那个老兵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太好啦，太好啦！”他友好地拍了拍爱德蒙的肩膀，接着说，“你做得太对了，邓蒂斯，应该执行勒克莱尔的命令，在厄尔巴岛停靠一下。你把一包东西转交给了元帅，而且和皇上谈过话，这件事若是让人知道了，会给你惹祸的。”

“那怎么会给我惹祸呢，先生？”邓蒂斯问道，“我甚至不知道我转交的是什么东西，而且皇上只是问了几个寻常的问题，对初来乍到的人他通常会问一些那样的问题的。对不起啦，海关官员和卫生部门的检查员来了！”年轻人于是去到舷门那儿。他刚一离开，邓格拉司就靠上前来：“喂，关于他在费拉约港^①靠岸的事，看来他已向你说明了充分的理由吧？”

“说啦，理由极其充分，我亲爱的邓格拉司。”

“唔，那就更好啦，”押运员说，“看见一个同事未尽到责任，总是使人感到痛心的。”

“邓蒂斯是尽职尽责的，”船主回答说，“这点就不必多说了。这次耽搁是勒克莱尔船长吩咐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邓蒂斯把他的一封信转交给你没有？”

“转交给我！——没有呀——有那么一封信吗？”

“除了那包东西外，我相信勒克莱尔船长还有一封信嘱托他转交。”

“你说的是哪一包东西呀，邓格拉司？”

“呃，就是邓蒂斯留在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呀。”

“你怎么知道他把一包东西留在了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司的脸涨得通红。

“我贴近船长室的门口走过时，房门恰巧半开着，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邓蒂斯。”

“他没有向我说起这件事，”船主回答说，“不过，要是信的话，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司考虑了一会儿。

“那么，摩莱尔先生，”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求你别向邓蒂斯提起一个字，也许是我错了。”

这时，那个年轻人回来了，邓格拉司像先前那样退到一边。

“嗯，我亲爱的邓蒂斯，你现在有空了吧？”船主问道。

“有空了，先生。”

“你没有被耽搁很久呀？”

“没有。我把一份我们的进港证交给海关官员，至于其他的证件，我已把它们交给了领航员，并派了一个人跟他一起去。”

“那就是说，你这儿不会有什么事啦？”

“没有了，眼下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

“那么，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吃饭啰？”

“请原谅，摩莱尔先生，真该请你谅解——如果你能谅解的话。我首先得去看望我的

^① 费拉约港是厄尔巴岛上的一个小港口。

父亲。不过，你的盛情我心领啦，非常感激。”

“对头，邓蒂斯，太对了。我知道你一向是个好儿子。”

“嗯——”邓蒂斯问道，语气有些犹豫，“我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亲爱的爱德蒙，虽说近来我没见到他，但我相信他身体很好。”

“是嘛。他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房间里。”

“那至少证明，你不在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缺。”

邓蒂斯笑了笑。

“我父亲是个非常自尊的人，先生。假若他没有饭吃了，恐怕除了上帝外，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要什么东西的。”

“那么好吧，我们相信你看望令尊后就会回来的。”

“我得再次请你原谅，摩莱尔先生。因为看望过我的父亲后，我还有一个人要看望，这个人是我急于要见到的。”

“真是的，邓蒂斯，我都给忘了，在卡塔兰人的村里还有一个像你父亲一样，眼巴巴地盼望你呢——那个可爱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那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的，因为她来过我这儿三次，每次都一个劲打听有没有法老号的消息。嘿！爱德蒙，你的情妇好漂亮呀！”

“她不是我的情妇，”年轻的水手正色回答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候嘛，两者就是一回事儿。”摩莱尔笑了笑，说。

“我们不是，先生。”邓蒂斯回答说。

“好啦，好啦，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接着说，“我不耽搁你。你把我的事情处理得这么好，所以你需要多少时间，我就应该给你多少时间。你缺钱用吗？”

“不缺，先生。我所有的工钱全攒下来了——差不多有三个月的工钱呢。”

“你是个非常节俭的小伙子，爱德蒙。”

“我还有一个可怜的父亲哪，先生。”

“是呀，是呀，我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儿子，现在赶紧动身去看你父亲吧。我也有一个儿子，如果他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后，有人耽搁他回来看我，我会对那个人恼怒万分的。”

“这么说，我得到了你的批准可以走了，先生？”

“如果你再没什么事跟我说，可以走了。”

“没有了。”

“勒克莱尔船长临终前，没有托付你将一封信转交给我吗？”

“那时他已经无法写字了，先生。不过，这使我想起来，我必须向你请几天假。”

“结婚？”

“对，首先是结婚，然后去一趟巴黎。”

“很好。你需要请多久假，我就批准你多久假，邓蒂斯。仅仅是卸货就要六周的时间，那以后还要再过三个月我们才能让你准备出海，你得在三个月内赶回来，因为法老号——”船主拍了拍年轻水手的背，补充说，“没有船长是无法航行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叫道，双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请记住你说的话，因为你谈到了我心中最秘密的愿望。你真的打算提名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假若我是唯一的船主，此刻我就会任命你，我亲爱的邓蒂斯，事情就算敲定了。不过呢，我有一个合伙人，你也知道这样一句意大利谚语——‘一个人有了个合伙人，他就有个主人。’不过，这件事至少有一半已经决定了——两票中你已经得到了一票。相信我吧，我会尽力而为的，把另一票也给你争取过来。”

“啊，摩莱尔先生，”年轻的水手惊喜地叫道，眼里噙满了泪水，紧紧握住船长的手，“摩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的父亲和美茜蒂丝感谢你。”

“好啦，好啦！爱德蒙，天使时刻保佑好心人！去你的父亲那儿吧，去看看美茜蒂丝，然后就回到我这儿来。”

“我划船送你上岸好吗？”

“不用啦，谢谢。我留下来，和邓格拉司查一遍账目。这一次航行你对他感到满意吗？”

“那得看你的问题指的是哪个方面的事，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个好同事吗？我认为不是，因为那一天我们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吵之后，我傻乎乎地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停泊十分钟来解决争端。提出那样的建议是我错了，他断然拒绝是对的。打那以后他对我一直心怀恶意。如果你问我的问题是指他的押运员工作，我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你会对他履行职责的情况感到满意的。”

“但是请告诉我，邓蒂斯，如果由你来指挥法老号，你乐意留下邓格拉司吗？”

“不管是做船长还是当大副，摩莱尔先生，”邓蒂斯回答道，“我总是对获得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极其尊敬的。”

“好！好呀！邓蒂斯，我认为，你是个十足的好小伙子，我再也不耽搁你啦。走吧走吧，我看你心急火燎啦。”

“那么，准我的假啦？”

“走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

“我可以用你的划艇吗？”

“当然可以。”

“那么，摩莱尔先生，现在再见，太感谢啦！”

“希望不久又会见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年轻水手一跃跳进划艇，坐在艇尾，吩咐将船划到卡内比耶街上岸。两个桨手弯腰拼力划桨，小艇飞快离去，穿行在千百艘船只之中。这些船只拥挤在狭窄的水道上，这条狭窄的水道经过两排船只的中间从港口的入口通向奥兰码头。

船主微笑着，目光追随着他，直到看见他跳上码头，消失在人群中。从清晨五点到晚上九点，这条著名的卡内比耶街总是挤满了人，马赛的居民颇为这条街感到自豪，以世界上最庄重的口吻宣称：“假若巴黎有卡内比耶街，巴黎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赛。”船主转过身来，看见邓格拉司站在他身后。邓格拉司表面上在等待他的指示，实际上却像他那样注视着那个年轻的水手：虽然这两个人都在注视爱德蒙·邓蒂斯的行动，但他俩的神态却大相径庭。

第二章 父亲与儿子

邓格拉司如何心怀恶意，如何在船主摩莱尔的耳边竭力含沙射影地说他的同事邓蒂斯的坏话，这点我们按下不表。单说邓蒂斯越过卡内比耶街后，顺着诺瓦耶街走进一幢小房子，这幢小房子坐落在梅兰街林阴道的左侧。他一手扶栏杆，另一只手按在怦怦狂跳的心口上，急冲冲地摸黑登上了四层楼梯，在一扇半开着的房门前停住脚步，半开的房门使小房间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小房里。

老人还未听到法老号到达的消息，此刻他跨在一张椅子上，正自得其乐地在窗口用颤抖的手将铁线莲和旱金莲编扎成花格子屏样的东西。

突然，他感到有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身体，身后响起非常耳熟的嗓音：“爸爸！亲爱的爸爸！”

老人叫了一声，转过身来；老人一见是他的儿子，随即倒入他的怀里，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怎么啦，我最亲爱的老爹？你病了吗？”年轻人问道，心里十分忧虑不安。

“没病，没病，我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啊！我没病。啊，我没料到这会儿会见到你。多叫人高兴啊，这么突然看见你真是太叫人惊喜啦——哎哟！我真的觉得我似乎快要死啦！”

“好啦，好啦，高兴点儿，我亲爱的爸爸！这是我呀——真的是我！人们说高兴有益无害，因此我未预先告诉一声就突然来到你身边。好啦，现在高高兴兴地看看我，不要眼睛瞪得这么大望着我。我又回到家了，我们现在会过得很快活的。”

“是呀，是呀，我的孩子，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会这样的，”老人回答说，“不过，我们怎样才过得快活呢？——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吗？说吧，给我说说你交的所有好运吧。”

“别人的痛苦给我带来了幸福，我心里却甜丝丝的，”年轻人说，“愿上帝宽恕我。但是，苍天知道我并没有追求这种好运：既然事已如此，我确实无法假惺惺装出悲伤的样子。那位好心肠的勒克莱尔船长死了，爸爸，由于摩莱尔先生的帮助，我有可能接替他的职务。你听懂了吗，爸爸？想想看，才二十岁我就当上了船长，一百个金路易^①的薪水，还有分红呢！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穷水手来说，这不是喜出望外的事吗？”

“是呀，我亲爱的孩子，”老人回答说，“确实是使你喜出望外的事。”

“嗨，我一拿到第一笔钱，就给你买一幢小洋房，小洋房有一个花园，花园里要种上你的铁线莲、旱金莲和忍冬。哎呀，爸爸，你怎么啦？你感到不舒服吗？”

“这个，没事，没事，很快就会过去的，”老人嘴里这么说，身子却乏力支撑不住，往前倾倒。

“来来，”年轻人说道，“喝杯酒，爸爸，你就会提起精神来的。你的酒收在什么地方？”

“不，不，谢谢。你用不着找酒，我不想喝。”老人说。

“喝嘛喝嘛，爸爸，告诉我酒放在什么地方。”于是他打开两三个小柜子。

“白费劲找，”老人说，“没有酒。”

“怎么！没有酒？”邓蒂斯说，脸色发白，一会儿看看老人那凹陷的双颊，一会儿瞧瞧空落落的小柜子，“怎么！没有酒，你缺钱花吗，爸爸？”

“你回来啦，现在我什么也不缺了。”老人说。

“可是，”邓蒂斯结结巴巴地说，一边将眉头的汗珠擦掉，“可是三个月前我离家时，给了你两百法郎呀。”

“是呀，给了，爱德蒙，真的给了，不过那时你忘了还欠着我们的邻居卡德鲁斯的一小笔债。他向我提起这笔欠债，对我说，要是我不代你还债，他就找摩莱尔先生要。听我说，为了避免他伤害你，所以——”

“那么？”

“呃——，我把钱还给他了。”

① 金路易：法国大革命后发行的价值20法郎的金币。

“可是，”邓蒂斯叫道，“我可是欠了卡德鲁斯一百四十法郎哪！”

“是，是呀，”老人口吃地说。

“于是，你就从我留给你的二百法郎里抽钱还给他了？”

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这么说，你就只靠六十法郎过了三个月？”年轻人咕哝说。

“你知道，我需要的东西极少。”老人说。

“愿老天爷宽恕我。”爱德蒙哭着说，扑通一声跪在老人的面前。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使我心里好难受呀。”

“那个别提了，因为我又见到了你，”老人说，“现在一切都给忘在脑后啰——一切又都好啦。”

“对，对，我回来了，”年轻人说，“带着美好的前途和一点钱回家来了。瞧，爸爸，瞧呀！”他说，“拿着这个——拿着吧，马上叫人去买些东西。”

于是他把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全倒在桌子上——十多块金币，五六枚银币^①和一些小面值的硬币。

老邓蒂斯满脸惊喜的神色。

“这些钱是谁的？”他问道。

“我的！你的！我们的！快拿着吧，买一些食物。高兴高兴吧，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钱呢。”

“慢慢用，慢慢用，”老人笑着说，“对不起，还是让我节省点用你的钱吧，因为，要是人家看见我一次买太多的东西，就会说我只有等你回来才能买得起那些东西。”

“随你的便，不过，爸爸，首先请雇一个佣人，我再不会让你这么长期地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我偷带了一些咖啡和上等烟草，藏在船舱的一个小箱子里，明天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嗯，嘘——！有人来了。”

“这个卡德鲁斯，他肯定听说你回来了，特意来祝贺你交了好运。”

“哼！他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套。”爱德蒙咕哝说，“不过没关系，他总算是个邻居，有时还帮帮我们的忙，所以对他还是要欢迎的。”

爱德蒙刚刚小声说完这句话，卡德鲁斯的脑袋就在门口出现了，他的头发黑黢黢乱蓬蓬的。他二十五六岁光景，手里拿着一块布——他的能力只能做裁缝——这块布他打算用作衣服的衬里。

“怎么！是你呀，爱德蒙，回来啦？”他说。满口浓重的马赛口音，咧嘴而笑，露出白如象牙的牙齿。

“回来啦，你不是看见了嘛，邻居卡德鲁斯。凡是用得着我的地方就说一声，随时乐意为你效劳。”邓蒂斯回答说。话虽说得极为彬彬有礼，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冷淡。

“谢谢——谢谢。不过，算我幸运，暂时还不需要什么帮忙，倒是有时人家偶尔需要我帮帮忙。”卡德鲁斯打了一个手势，“我不是说你，伙计。不！——不是指你！我借钱给你，你还了钱。好邻居总是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欠谁了。”

“对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我们心里总是感到两清不了的。”邓蒂斯回答说，“因为我们还清了欠他们的钱之后，我们还欠着他们的情呢。”

“何必还去提那个？事情做过了就算了。还是让我们来谈一谈你欢天喜地归来的事吧，伙计。我去码头上配一块紫红色的布料，不料碰见邓格拉司这个朋友。

“‘怎么！你在马赛呀？’

^① 一枚银币当时约值6.25法郎左右。